

馬兵洗

楊朔

13版57/05



馬 兵 洗

上 卷 風 雨

楊 朔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 · 北 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九五一年在朝鲜战场京畿山上的战斗。它以一个班为中心，展开了志愿军战士各方面生活的描绘。作者成功地塑造了班长梁家龙光辉的形象，着重地写出了两个新战士——高山河和小牛在旧社会的遭遇，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们英勇的精神面貌，和他们在实际战斗中的成长过程。

全书共分三卷，上卷题名“风雨”，中卷“红雾”，下卷是“明月”。现在出版的是上卷。中卷和下卷，等作者写完后，即将陆续出版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1198 字数48,000 开本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2 $\frac{5}{8}$ 插页4

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0,000册

定价(3)0.23元

安得壯士挽天河

淨洗甲兵常不用

——杜甫

“洗兵馬”原是杜甫的詩題。杜甫這首詩是反戰的，希望能用天河的水，把戰爭用的兵馬一洗而淨，永遠不用。我翻用這個詩題，主題則是：用正義的戰爭消滅戰爭。

多山多水是朝鮮的特色。不但那水清，山也秀气，一眼望去，远山近水，处处点染得都象画似的。朝鮮人住在画里，对那山啊水的，常常会起个极有风情的名兒，引起人的深思。且拿京畿山來說吧。这座山坐落在朝鮮的当腰，紧压在金城川上，东临北汉江，西南几十里，就是汉城所在的京畿道。山势又陡，乍看上去，象刀棱一样，直上直下。山头上长满赤松、杉松、落叶松，莽莽苍苍的，是屏障南朝鮮的一道险要門戶。叫它京畿山，来历就出在这兒。

說朝鮮人住在画里，那是指的好年好月的事情。可惜一幅青綠山水画也似的江山，如今竟是狼烟地动，烽火連天了。

如今是一九五一年三月。一冬天，京畿山滿山的松树总象蒙着层灰尘，模样兒有点憔悴。刮上两场东风，松树的顏色就变得翠綠翠綠的，又新鮮，又活气。是春天了，可又不象春天。你看，說声变天，又飞起雪来，漫天漫地，飘飘悠悠，好大的桃花雪，把京畿山遮得隱隱約約的，好象影子似的。这桃花雪整落了一天。天黑以后，有一批

从祖国新补充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到京畿山下，当中有两个战士由人领着走进一个班的掩蔽部去。这两个青年一个叫高山河，另一个叫艾小牛。高山河长的又高大，又英武，脸方方正正的，两只眼睛却是那么清亮，那么柔和，一笑，眼弯弯的，秀气的很。手里掬着背包不算，后脊梁上还背得鼓鼓囊囊的，多老高，上面披着件棉大衣——天知道背的什么？艾小牛倒挺利落。黑圆脸，矮胖子，一进来，抖抖身上的雪，把背包咕咚一声摔到草铺上，见了什么人都是自来熟，直着嗓门嚷：“哎呀呀，你们出去瞧瞧，真怪！明明晴了，满天都是星星，半天空可还飞着大朵大朵的雪花。怎么一到国外，什么都出奇？”

班长梁家龙拿毛巾打着高山河棉大衣上的雪，慢言慢语说：“你是乍来，看什么都眼生，惯了，就不奇怪了。”又问：“来的就你们两个人么？”

小牛说：“哼！两个？还有一个呢。”

梁家龙拿手影着一盏弹壳做的小油灯，望着掩蔽部口说：“还有谁掉在后边，快去迎迎去。”

小牛说：“不用迎，都进来啦。”

梁家龙伸出食指指着小牛慢慢说：“你这个小鬼，倒会耍嘴。还有一个塞在你口袋里不成？”

小牛瞟了高山河一眼冷笑说：“我口袋里倒没什么夹带，别人可不保险。”

高山河皱了皱眉头，也不理小牛，轻轻揭开身上披的大衣，好几个战士一齐叫起来。原来高山河身后绑着个

朝鮮小姑娘，光景有三、四歲，黃皮骨瘦的，眉眼却挺俊，歪著頭，睡的正香。戰士們都圍上來看，有人親親熱熱捏她的小嘴巴。小姑娘一下子惊醒，兩隻小胳膊緊緊摟著高山河的脖子，吃驚地瞪著大家。高山河解開帶子，蹲下身子把小姑娘放到鋪上，笑著說：“都是志願軍叔叔，別害怕。”

梁家龍問起小姑娘的來歷，高山河才一張嘴，小牛早把話搶過去說：“還不是從美國鬼子的子彈頭上救出來的！今兒不是下大雪？迷離模糊的，什麼也看不清。我們正在前沿陣地放哨，猛一下子聽見敵人打起槍來，正納悶，就看見雪影里閃出個人來，沒命地往這邊跑，看看跑到跟前，一頭栽倒，趕緊救回來，原是個朝鮮婦女，懷里就抱著這個小妞妞。聽說那邊沒吃的，餓極了，才往這邊跑，人跑到了，也打死了，丟下孤孤零零的孩子，多可憐！”旁邊有個叫馬學文的機槍射手，聽到這兒插嘴問：“是你把孩子救出來的么？”

小牛說：“我是在到這兒來的路上，遇見前沿往後送孩子，敵人又打炮，那個同志掛了花——”

馬學文笑起來說：“你就把孩子背來了。”

小牛一裂嘴說：“我才懶得背呢。尿你一身，臊烘烘的，那個味兒啊！”戰士們一時七嘴八舌說起話來。有人咬牙切齒罵著美國鬼子，罵著罵著，臉沖著敵人那面嚷：“有本事你跟志願軍老子較量較量，別光欺負孤兒寡母的！”又有些人嘖嘖著舌頭，夸小姑娘模樣兒俊，問她叫什

么名字。小姑娘半句話也不懂，直往高山河怀里偎。本名鬧不清，替她起个中国名兒吧。于是花兒、叶兒、裙兒、簪兒，起了一大堆。你起的他嫌俗气，他起的我又嫌老封建，一个也不好。梁家龙却在盘算着：該怎样安置这个孤兒呢？只好送到連部去。一說出来，都反对：送到哪兒不得人照顧？还不如暫且养在班里，等方便再交給朝鮮政府。梁家龙懂得大家都爱这孩子，自己也是一个心思，偏偏提出好些难题。說孩子太小，誰也不理会。梳头洗脸，有人在家里就是会替妹妹扎“鑽天錐”小辮子，拿手的很。吃飯穿衣更容易，吹口法气，什么不就变得熨熨貼貼的？再說，班里还有位“老媽媽”，愁什么？

“老媽媽”正是指的梁家龙。这人生的厚眼皮，厚嘴唇，样子十分渾厚。說話总是不紧不慢的，做事总是不慌不忙的，待人耐心又耐意，因而战士都叫他老班长，有时开玩笑又喊他老媽媽。論年龄，也不过二十几岁，只是长的面老，好象三十多了。梁家龙还有个特性。別看他一本正經的，一时半时还喜欢說个俏皮話，逗的人发笑。他为人細心，空下来，时常盘着腿坐在一边，不声不响地替战士补衬衫，上袜底。有那頑皮的战士見了說：“老媽媽，針綫活你也拿得起呀？”

梁家龙头也不抬說：“对付着吧。”

“做菜做飯行不行？”

“不敢說行，你想吃什么，請点吧。”

“哎呀呀！照这样說，凡是妇女活，你都能做。”

“你奶奶能的，我就能。”

“生小孩你也能？”

“对不起，就这个絕招还不行，慢慢学唄。”

听的人都笑了。从此动不动就有人問：“班长，你学会生小孩沒有？”梁家龙也不恼。今兒見战士都願意留下这朝鮮小姑娘，便摸着小姑娘的头說：“也好，暫且养着吧。生小孩咱学不会，認个干的，也好堵你們的嘴。”又搓着后脖頸子寻思說：“替她起个什么名兒呢？依我的意思，不如叫仇兒——免得忘記这笔冤仇。”

正在这当口，外边忽隆一声，掩蔽口挂的稻草帘子，嗖地飞起，閃进一片紅光。小牛正在洗脚，赤着脚扑上来，一口吹灭灯，里面立时变得漆黑。

二

只听見梁家龙在黑影里慢条斯理說：“不要慌！这是人家美国鬼子給咱打更来了，別不知道領情。不信你瞧，冷炮一响，准是熄灯的鐘点到了，分毫不差。”

連部果然吹起熄灯的哨音，大家收拾收拾也就睡下。仇兒紧纏着高山河，只好讓她跟高山河睡。昨兒夜晚，战士们修了一宿反坦克障地，还没歇过乏来，不上一会儿，四下里一起一落，响起呼呼的鼾睡声。梁家龙也是困，朦朧朧朧想，这两个新来的战士是怎么回事？一个冷言冷語的，总拿話刺人；另一个連正眼也不望对方，好象有意

躲避，难道两人中间会有什么仇？这样不和睦！正在半睡当中，有人一巴掌打到他脸上，把他吓醒。一摸，是紧挨着他的小牛睡梦里打起把势来，嘴里还咬着牙，咬的卡嚓卡嚓响。梁家龙心里好笑，这个刺儿头，睡觉也不老实。就把小牛的胳膊顺到被窝里，替他盖严被，一回眼，觉得眼前有个黑影晃了晃，不禁喝问道：“谁？”

那黑影轻轻说：“是我。”

梁家龙一听是高山河，便好言好语问道：“你怎么不睡？坐着做什么？”

高山河小声说：“我睡不着，略坐一坐。”

梁家龙又问道：“你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高山河摇摇头说：“不是，我坐一会儿就睡。”接着长长地喘了口闷气，摸摸索索又躺下，再问，不言不语了。

梁家龙犯了疑。这个青年心里挽着个什么疙瘩，深更半夜坐着发愁？他跟小牛中间又挽着个什么疙瘩？疙瘩连疙瘩，梁家龙一时无无论如何也理不清。他记起头几天到连里去开党支部委员会，连长孙少武曾经说：培养战士，就象培养花木一样，必定得先摸透战士的思想性格，几时该晒太阳，几时该浇水，然后才能在战士心里培养出朵花来。这自然不容易啊，可是古语说的，冰冻三尺，不是一日之寒——慢慢摸吧。只是高山河心里那个疙瘩的乱头究竟在哪儿呢？

这倒不好摸。高山河不是个爱说话的人，行动做事，别看他那么高大，手脚却是轻轻的，静得象是朵云彩。最

喜欢齐整，衣服总是穿得干干净净，生活也安排得有条不紊。瞧他整天家摸摸索索的，一刻也不闲着。今天合泥，在掩蔽部里盘上个小灶火台，用子弹箱替大家烧水喝；明天又劈木头箱子，做个碗架，省得大家没处放碗筷。他是这样一种人：有他在旁边，从早到晚，悄没声的，好象根本没有这个人似的；一旦他真不在旁边，你立刻会感到生活里缺少了什么重要东西。

凡是脾性好的人，免不了开玩笑。马学文比较轻浮，又有点卖老，对高山河玩笑开的最凶。见了高山河喜欢说：“新鞋新袜，一看就是新兵。你修饰这样干净做什么？当志愿军是来打仗，也不是来走亲戚，串门子。”

梁家龙说：“干净好嘛，强似你满身油泥，大半从当兵帽子也没戴正过。”

马学文拍拍前襟说：“这是资格。不多吃志愿军几碗干饭，想挂点油还挂不上呢。”

小牛刚跟人摔跤玩，滚的浑身是土，白瞪了高山河一眼说：“就是嘛！也不是送给人相女婿，打扮给谁看。”

高山河只当没听见，不声不响躲到一边去，从口袋里掏出青年团支部发的一本小册子，一个字一个字大声念起来。这是他的习惯，不大声念，意思懂的不深。

正念着，马学文走到背后，探着头问：“实习什么呀？”却用两手抓住高山河的肩膀，下死劲地攥。高山河笑着皱了皱眉，摇摇肩膀说：“别闹！”继续大声念下去。

马学文望着大家笑道：“简直是条老黄牛啊！皮有半

尺厚，你指头抓痛了，好象給他搔痒。”又正正經經說：“老高，你来，我有点事跟你談。”

高山河怕馬学文又玩什么花样，迟疑一下，見他神气挺認真，才跟着走过去。馬学文引着高山河轉了一圈，哈哈笑道：“够了，溜好了。吃了一肚子草，別积下食。”

高山河忍不住笑，也不言語，瞅冷子冲过去，抱住馬学文的腰把他撂倒，倒騎在背上，抡起拳头就捶馬学文的后屁股，捶的馬学文杀猪一般地叫：“哎呀！这是誰家的老黄牛，也不拴住，出来咬人！”

高山河笑着問道：“再敢不敢？”

馬学文說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——你这算什么本領？”

高山河說：“我的口鈍，偏跟你动拳头。”

馬学文說：“罢！罢！快放我起来，再也不惹你了。”一面掙扎着爬起来，笑着对大家說：“了不得！瞧他軟綿綿的，象个大姑娘，想不到比老虎都凶。”

从此誰也不敢跟高山河动手动脚了。

朝鮮的天气，三寒四溫，七冷八热的，最难捉摸。头些日子落过場桃花雪，一轉晴，雪化了，又刮起大风来，吹到脸上，却是舒服的紧。春天可真来了，一个絕早的清晨，亮光从草帘子縫透过来。不知几时有只蜜蜂闖进掩蔽部，想出去，围着那綫亮光扑来扑去，又出不去，便用两只后脚搔搔肚子，又用两只前脚象京戏演員耍翎子似的舞弄着两根鬚，舞弄一会又飞，还是飞不出，急了，便嚶嚶叫起来。

仇兒見了要去扑。梁家龙說：“別动！大小也是个生

灵。”便把蜜蜂引到一张紙上，輕輕托出去放了，又朝里面說：“哎！咱們比蜜蜂落后了。”

战士們听見这一声，收拾利落，立刻出发。今天他們接到任务，要去砍柴火，好給連部伙房用。本来在前綫上，都是夜晚活动。砍柴火要往山里鑽，正好防空，因而一早去。原本不想帶仇兒，可是梁家龙一見孩子眼泪汪汪地望着他，想哭又忍着不哭，心就軟了。帶就帶着吧，丟在家里大伙也是挂牽着。

仇兒也真灵，才几天，眼面前的中国話都学会了。吃的又胖，小脸变得又紅又圓，甜甜蜜蜜的，一見人，張着两只小手，活象只养熟的小雀亮开翅膀，唧唧喳喳扑上来，抱住你的腿叫：“叔叔！叔叔！”难怪叔叔都爱，有的給毛巾，有的給袜子，梁家龙还从背包里寻出一条珍藏几年的花被面，剪剪裁裁，細針密綫，替孩子縫了件乡里乡气的小花衣裳。只有小牛对孩子总是大声小气的，哼啊哈的，可又最爱跟孩子鬧。捧着孩子的头“拔萝卜”，托着孩子的腰敦弯腰，手沒輕沒重的，有时把孩子搓弄痛了，吱哇乱叫。連长孙少武見到孩子也爱，几次三番吩咐送到連部去，几次三番战士們寻方設法不送。最后送去，一轉身，孩子又跑回来。从此孩子一听見孙少武的声音，乱躲乱藏，躲不迭，急的把头藏到墙角落里，偷偷拿眼溜。

当天清早晨，战士們离开前沿，来到靠后面一带山上，太阳刚把滿山的松树梢染紅，四下里散发着一股湿润的清气。砍了半天柴，都热了，脫下棉袄，散坐在树阴里歇

乏。山坡向阳的地方，开着几丛叫不上名兒的紫花，一只白蝴蝶飞来飞去，輕飘飘的，象是朵雪花。从山嘴望出去，是一溜平地，正冒着霧騰騰的地气。这光景，要不是远处传来滾滾不断的炮音，会使人沉醉在春天的气息里，忘記眼前的战争。

梁家龙說：“好地脉啊！要在我們家乡，谷子早耨上了。”

馬学文伸手一比說：“麦子也該有——”

小牛搶嘴說：“——这么高了。又該用馬尾扣套鳥兒啦。”

馬学文笑着說：“你这是打雷啊。我又不聋，直着嗓子嚷什么？”

梁家龙忍不住发笑，想起有一天黑夜，小牛放哨，梁家龙去查哨。怎么人不見了？走到紧跟前一看，小牛正趴在地上。原先只当他睡了，弯下腰再一看：瞪的两个眼溜圓。

梁家龙問道：“你怎么躺着放哨？”

小牛低声說：“我怕。”

“怕什么？又没有鬼。”

“你听，这个大风，忽忽的，我老覺得背后有人。”

到第二天，小牛挺难为情，生怕班长揭他的短。梁家龙却一字不提，只是背着人对他說：“你是乍来，也难免。論起你的工作，可真不錯。再鍛炼鍛炼，就会更好。”这一鼓励，小牛的劲头来了，从此干什么都跟人比赛，甚至于

吃飯也要比：你吃五个饅头，他一定要吃六个；你吃七个，他就要吃八个。这个小鬼，原先見他性子躁，嘴又刻薄，还当他是個刺兒头呢。实际一点沒心眼，經不起半句好話，一听見好話，豁出命去也肯干。

梁家龙几个人正說着閑話，仇兒叫着跑过来，冲着小牛一揚手說：“我有个好玩意兒。”

小牛問道：“什么好玩意兒，給我看。”一看是个用草編的駱駝，就問：“这是誰給你編的？”

仇兒說：“那个叔叔。”一面朝远处指指高山河。

小牛一撇嘴說：“这算什么，我給你編个大的，比这个还好。”就拔几把草，动手来編。他是个矮胖子，十根指头也是又粗又短，象是粪叉子，不听使喚。又不会編，想看着高山河那个駱駝是怎样編法，一拆开头，乱了，再也編不起来，气的他把个駱駝一下子扯烂。

仇兒含着泪叫：“我要我的駱駝！”

高山河在远处叫道：“你来，我給你另編一个。”

小牛横着眼說：“一张紙画一个鼻子，好大的臉！就仗着会編个破駱駝，也不能当真的騎，神气什么！”

梁家龙微微一笑：“別不服气。人家有长处，應該看的見。”

小牛不当真不当假地說：“他有什么长处？那点老底，还瞞的住我，別叫我給他連箱底抖擻出来，那才有好戏看呢。別看他粘糊糊的，装的老实，肚子里比誰都坏，淨想邪門。”

正嘟囔着，高山河忽然从树后闪出来。他想来领仇兒，都听见了，气的望着梁家龙说：“班长！还兴背后罵人么？”

小牛冷笑说：“我也沒罵你，你管的着！”

高山河轉身冲着小牛，脸色煞白，直瞪着小牛说：“你沒罵我你罵誰？我又不是沒长耳朵，还当我沒听见。”

小牛忽地站起来，把胸脯一挺说：“罵你就罵你，看你敢怎么着！”

高山河说：“罵我就不行！”

小牛说：“不行你敢枪斃我！”

馬学文赶紧跑上来，笑着推开高山河说：“起咒不灵，罵人不痛——芝麻粒大的事，变脸变色做什么？”

这时梁家龙也跑到高山河和小牛中間，瞅瞅这个，瞅瞅那个，脸色特別严厉，皺着眉说：“你們两个究竟怎么回事？都是中国人，一起来参加的志願軍，又是从一个县来的……”

小牛冷笑一声说：“还是一个村一条街上长大的呢。”

梁家龙说：“这就应该更亲。你們两个可倒好，总象有天大的冤仇似的，一見面就是死对头，恨不能你吃了我，我吃了你。难道这个仇比对美国鬼子的仇还深么？”

几句话说的两个人都低下头，撮着嘴不出声。半天，小牛猛一仰脸说：“实告訴你吧，班长，論关系，我們两个还算弟兄呢。”

高山河一听，脸色刷地变得通紅，大声说：“你算我那